



學山錄

文辭部

五

15
1289
5



門 1加
第 91
卷 八
門 15
號 1289
卷 5

松馬苗
渡園

學山錄卷之五

東都 直學士藤原明遠 著

文辭部

修古文

○漢魏之後文章委靡徃徃以對偶鬪美而典雅淳厚之氣索然矣至唐末大振八代之衰務修古文者韓退之為其魁而柳子厚李習之孫可之輩同時而起至宋柳開穆伯長尹師魯歐陽修輩亦救五季之衰而專力古文皆學韓子者也自是而後三蘇王曾相次以興然宋之長文辭者亦不止於此今記數說于左宜考索焉

比屋根

○唐李習之與陸修書云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又孫可之與王霖秀才書亦云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又趙璘因話錄云元和中後進師在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翱皇甫郎中湜馮詹書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列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獎善觀此則文人皆以韓爲宗匠而柳李皇甫

輩次之蓋唐一代之文興於韓而終於孫可知也已

○宋葉石林曰李習之文辭高古幾可追配韓退之然不長於作詩故集中無傳今惟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山經我來欲問西來意雲在青天水在瓶氣格與其文全不相類洪容齋亦曰皇甫湜李翱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涪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辭云次山有文章可悅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

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
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白揚素瀨我思
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爾風格殊
無可悉也

宋人始學韓柳

○宋穆伯長序柳文後曰唐之文章至韓柳氏起然後
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非一先
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
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
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

好事者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
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
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踰一紀韓文始幾定而惟柳
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
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
文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旣而飮我以柳
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苟志於古求踐立
言之域捨一先生而不由非予所敢知也朱弁曲洧
舊聞云穆伯長欲韓柳文集行於世乃自鏤於板鬻於
相國寺性伉直有士人來酬價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讀

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卽正色曰誠如此修豈欺人者主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歐陽永叔記舊本韓文後曰予少家漢東州南有大姓李氏者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敞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而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後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

天下學者亦漸趨而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蘓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聲偶擿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及才翁及穰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

○邵伯溫聞見錄云宋朝古文柳開仲塗穰修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爲古文則師魯後也容齋續筆亦云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

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韓之道大行於今日自公始也開以開寶七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至于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范文正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宋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泊揚大年專事藻飾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論最為至當按據宋史文苑傳梁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古文齊名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然則高梁之輩亦學

古文者也但未知其信韓柳若柳穆二子否已

唐宋八大家

○明唐荆川於唐取韓柳二子於宋取歐陽三蘇及王曾以此八子為文章大家而大好之茅鹿門專信荆川者也故尊信八家撰錄其全集名曰八大家文抄惠之學者其功大矣然則文章以八大家為宗自唐第二氏始也但元吳草廬論文章大家唯以韓柳歐陽三蘇王曾言之別趙子昂則以七家為傑而先此二氏耳雖然唐李習之孫可之亦長於文而與韓柳相比肩唐第二氏外此者何豈亦因東坡所貶而然乎

東坡上歐陽內翰啓云唐之古

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是學皇甫是而不至者為孫樵至清朝儲欣抄錄

唐宋大家文集增及李孫二子號十大家蓋亦有一識見也其取舍亦與鹿門不同云

○茅鹿門曰宋諸賢叙事當以歐陽公為最何者以其調自史遷出一切結構裁翦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處曾之大旨近劉向然逸調少矣王之結構裁翦極多鑿洗苦心處徃徃矜而嚴潔而則然較之曾特屬伯仲須讓歐一格至於蘓氏兄弟大畧兩公者文才踈爽豪蕩處多而結構裁翦四字非其所長諸神道碑多者八九千言少者亦不下四五千言所當詳畧斂散處殊不得

史體 又曰覽歐蘓二家論不同歐求情事甚曲故其論多確而不嫌於複蘓氏兄弟則本戰國縱橫以來之旨而為文故其論直而鬯而多踈逸適宕之勢曾南豐之文大較本經術祖劉向其湛深之思嚴密之法自足以與古作者相雜長而其光燄或不外爍也故於當時稍為蘓氏兄弟所掩獨朱晦菴亟稱之歷數百年而近年王道思始知讀而酷好之如渴者之飲金莖露也稱曾文見語類又評韓柳歐蘓之文亦載語類今畧之

李習之論文

○李習之答進士王載言書云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

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

時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主於理言不在於教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對也遺憫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

王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爲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其論文者如此說盡底蘊最爲明白學者宜玩按明升庵論文之言有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簡難易各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之說蓋本斯李習之之言而述之也其言當矣

杜牧之論文

○杜牧之答莊元書曰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辭

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生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遺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音如此

黃山谷論文

○黃山谷答洪駒父書曰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闕有闔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

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鉄成金也又與王觀復書曰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繡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一篇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索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張文潛論文

○張文潛答李推官書曰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而文者獨傳豈獨得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夫水順道而行日夜不止激之為風駸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决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

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

奇至矣勢自然耳

○虞邵庵論江西文弊曰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

寫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

以恠詭險澁斷絕起頭揮霍閃避為能事以竊取莊子

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為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

史子傳下逮小說無間類不類勦襲近似而雜舉之以

多為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

下者廼突兀其首尾輕儇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

彼以文為事嗚呼此何為者哉太抵其人於學無所聞

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

怪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劉應文文藁中言之余謂邵庵

說得文弊最為著明蓋明朝所謂古文辭者權輿乎此

矣學者須察之

明太祖論文

○明太祖謂學士詹同日古人為文或以明道德或以

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

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

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

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
 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薄薛應旂評之曰文章之
 關於世用者猶衣食之功於民世苟如近世文士之所
 尚徒絺繒綴緝以為麗借屈軼茁以為奇殆飾羽不可
 以禦寒畫餅不可以濟飢矣此大哉王言不但文士之
 所當究心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皆當永言而留意也

宋景濂論文

○宋景濂著文原曰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
 之歐陽子又次之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
 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聲

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靡雜
 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
 說大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
 餘哉

朱夏論文

○朱夏答程伯大書曰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
 而務為浮薄靡麗之文而巳此甚不可也古之為文者
 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
 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
 剽賊為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

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古之論文必先體制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椽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駢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邪蘓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

而割之錯雜而紐之以爲服則綵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爲華爲卉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窳人焉觀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鑿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蕭然盜也今爲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蕭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厦之力哉

敖林二氏論文

○明敖英論怪文曰近見一種文字險澁其語以爲奇僻怪其字以爲古隱晦其意以爲深突兀其體以爲高其志蓋以盤庚爲古文之鼻祖而淺視史記漢書以樊

紹述為古文之宗子而下視韓柳歐蘇鯨吞鰲拊牛鬼蛇神揮霍自恣居之不疑噫弊也甚矣 林希恩亦曰近來作文者不會漢人六代之意漫襲漢人六代之詞自以為高古美麗又有一等專用新奇之字文以艱深之詞斷乎截足令人難句為高是皆才不足而氣不昌故不得已假此以取名爾作文理要精微氣要昌大轉折處亦要圓活此非以易言也

○右虞邵庵以下數子之論文弊說得的確無復餘蘊凡世之修古文辭者太抵皆坐此而已但今之稱文人者研理不精讀書不博而唯知有李王耳安知有先賢

若是之論辨也哉余是以不厭其繁記其說之可取者以備學者之考索云

文體

○明吳訥論賦曰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其故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為辭賦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徐師曾曰兩漢而下作者

繼起獨賈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他如相如長於叙事而或昧於情揚雄長於說理而或略於辭至於班固辭理俱失若是者凡以不發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極其鋪張而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長兩都等賦極其眩曜終析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托物興詞咸有和平從容之意比興之義未泯故雖詞人之賦而君子猶有取焉以其爲古賦之流也三國兩晉以及六朝再變而爲俳唐人又再變而爲律宋人又再變而爲文夫俳賦尚辭而失於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妙趣文賦尚理而失於辭故

讀之者無詠歌之遺音至於律賦其變愈下始於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庾隔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宋取士限韻之制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嗚呼極矣

○吳訥論書體曰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爲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辨難懇到誠可以爲修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

乎進修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徐師曾曰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

○吳訥論記體曰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云記以善叙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

專有以論議為記者太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發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焉

○又論序體曰序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太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

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叙事理爲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爲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循人之失也又曰東萊日記序用散文須揀擇韓柳及前輩文字與此科相類者熟讀以簡重嚴整爲主而忌堆疊窒塞以清新華潤爲主而忌浮靡纖麗

○吳訥論論體曰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過秦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

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爲然劉勰云聖哲彙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矣

○又論說曰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焯焯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顏爲學者師道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卽事卽理而爲

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瞻為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刺為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按魏曹植有說二篇載其集中則說體蓋昉乎曹氏也與其觸騷說一篇藝文類聚及文體明辨等書採之耳

○又論辯體曰辯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辯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叙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已不能自已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辯柳子厚辯桐葉

封弟識者謂其文數孟子信矣大抵辯須不得已而辯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為也

○又論行狀曰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傅胡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唯載任彥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以韓柳所作為楷式云

○又論墓文曰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注豐碑以木為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為鹿盧繞之緯用以下棺事祖廣記云古者墓有豐

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叙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則墓誌異名但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

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按方孝孺有云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于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此言甚當今之學者爲人之銘誌行狀或惡事實鄙陋文飾其事者徃徃而有實不辯得其何之爲官何之爲事也果何益耶

○吳訥論祭文曰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

度之祭顏延年則亦不過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
迨得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為禱
于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口辭之表誠
學者所當取法者也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為主祭故
舊以道達情意為尚若夫諛辭巧語虛文蔓說固弗足
以動神而亦君子之所厭聽也已上論文章體製吳訥
之說皆文章辨體序題
所言而舊有四十餘條馮說得精詳故程敏政期文衡
唐荆川稗編悉采之以為楷式今錄其數條以示學者
耳尚須考全文又徐師曾文體明辨亦本吳氏之說各
於其題下論其體裁最為周備亦可據者也今唯取一
二耳先輩抄錄其說以為一
書傳之學者亦宜考覽焉

文思先具胸中

○蘓伯衡述文法云下筆之時且須專心冥思一篇大
槩已具於胸中方可措辭又當一鼓鑄成方可觀也若
逐段逐句而為之則非所以為文矣林執善亦有言作
文當如文與可畫竹皆先有成竹於胸中若胸中無一
篇成說逐步揣摩旋生議論安有渾成氣象說得是

篇法

○麗澤文說云文法一篇之中有數行齊整處數行不齊
整處齊整中不齊整不齊整中齊整或緩或急或顯或
晦間用之使人不知其為緩急顯晦雖然常使經緯相
通有一脈過接乎其間然後可益有形者綱目無形者

血脉也元遺山亦曰文章要有曲折不可作直頭布袋然曲折太多則語意繁碎整理不下及不若直頭布袋之為愈也

結法

○陳止齋曰結尾正關鎖之地尤要造語精密遣文頓快蓋精密則有文外之意使人讀之愈不窮頓快則見才力不乏使人讀之而有餘味意益不窮

文削冗字

○朱子語類載陳后山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據所作以謂之南豐一見

愛之因留歛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之自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足冗字多不知可為畧刪削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最完因嘆服遂以為法

文以簡為主

○陳騷文則云事以簡為上言以簡為當言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讀之疑有闕焉非簡也疎也 余謂此言誠然觀今之拙於

文辭者其語益冗而意愈鬱塞又欲其簡則文徒闕畧而意總不達可謂踈者也巳古人之文有言若重複而意實曲折者莊子史記等書多若是者斯似煩而非也檀弓之簡約亦文繁而義不煩者時有之尤氏之富贖亦言畧而意周者時有之亦其所長也與

引用

○陳同甫論作文法云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

使本事見螢雪叢說

文成竄易

○歐陽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輒省之至于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密如此唯觀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迹也

文章須人指摘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

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歡此達言以爲美談又北齊顏之推曰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宋呂東萊亦曰初作文字須廣以示人不可耻人指摘疵病而不將出蓋文章自看終有不覺處須賴它人拈出歐陽公亦有言勤讀書而多爲文自工世患作文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鮮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余謂此皆至切之語也學者之實所宜從也

評韓子文

○韓文公三上宰相書以其文奇偉人人愛之然其求仕乞憐之意津津乎溢于言表以韓子之學一至於此苟責備賢者固爲可惜已故明文林論之曰嘗讀韓子三上宰相及代張籍書固愛其文而心竊鄙其事及蘓老泉上田樞密書固不能無求也二人之文足以傳世故人皆及見之下此不知乞憐之辭幾千百億萬也漢時此類文字絕少逮宋盛時此風未息故程明道對韓持國云惟不求而得則求者不至豈上之人有以來之邪明初至今士稍有立者皆以此爲耻是言誠當又真西山編文章正宗唯載韓子上宰相第三書而其餘不

錄於其末論之曰韓公三上宰相書今獨取此以其論
周公之待士反復委折可為作文之法故耳然以公之
賢而急於仕進如此亦可惜也亦可謂卓見耳後繼此之
文章請體徐師曾文體明辨等亦循其氏按明揚循吉
獨取其第二三書一篇可謂正矣擬唐宰相答韓文公三上書著書牘一篇一一論辨甚
為周悉其文見明文徵明文奇賞等書學者覽之以為
讀韓文之考索而可也今以文甚長不取云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奕之言云五帝三
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
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

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
然韓子特敷衍其辭耳韓子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
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之惑深也此宋羅陳善說
按傅奕高祖太宗時人韓子實襲此者也

○韓文公雜說二篇皆有所本其以龍喻賢君以雲喻
賢臣者此據韓非子難勢篇說擇賢專任勢足以為治
而有飛龍乘雲之喻以變化來也其以伯樂與千里馬
言者呂覽知士篇云今有千里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
帚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抱之與鼓
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

里者其惟賢者也蓋自此說而變化也

○宋林德頌曰原道一篇扶持與朝書相表裡進學解師說等作精粹入道理不下劉向

○宋陳騷曰韓退之畫記用者字蓋取考工記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戴兵立者十人自此以下凡記人數者蓋取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四人綦弁執戈上刃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一人冕執戣一人冕執瞿之法也 今按非止此史記樊噲傳等所記凡縣十八郡邑五十一云云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及漢書禮樂志叙樂人一段蓋皆此記文法所本也

○韓子與僧大顛書二篇載韓文外集然其不可信有三焉

李漢集韓文序之曰無有失墜然此書不載是不可信者一也今讀其書文辭凡鄙不類韓子之作是不可信者二也韓之排佛慷慨激烈指天誓死豈能為彼見動而回其志哉是不可信者三也東坡既疑之以為偽作得之但歐陽修反信之朱子亦決以為韓之真筆恐是不然也陸放翁黃東發二子亦不敢信之陸之言云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稱大傳蓋古人已有此名不始於公也有黠僧遂投其好偽作韓退之與僧大顛書引繫辭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

為之跋曰此宜為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
 不足信也見老學庵筆記又黃之言云考韓文公與大顛書東
 坡謂妄撰而朱子載其全書以為真今愚平心讀其書
 真見其與韓文不同蘓公學佛猶辨其為偽先生闢佛
 而反指其為真所不可曉况韓文公止因祭神至海上
 曾與大顛語今請之者四書亟以道為望安有平日謂
 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
 與習熟而少變舊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
 其道尤不可曉也見黃氏皆辨得善矣按觀韓子答孟
 其法而從顛者也然佛祖通載稽古畧等書撰出韓子大
 顛問答之言以為大服顛者此僧史之欺人無忌憚之甚也

柳子厚文

○朱子曰柳子厚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與許
 也等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誠然誠然

○柳子厚封建論云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可已必就其
 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
 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云云申
 間說其利害而以非聖人之意也勢也結之此蓋有所
 祖呂覽蕩兵篇云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
 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
 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

立也出於爭是也

按論封建者曹問六代論為詳而以

人之意反以言言之也其辨柳子之非胡致堂讀史管見所言最為詳矣但言勢之義恐似不當且封建郡縣各有利害固難取一明徐師曾曰千載而下唯曾鞏說勢得之大畧以為今之病封建者必曰用秦法病郡縣者必曰用周制皆不得其理也借使韓魏燕趙列為百里之國而侯雖至今存可也秦之郡縣勢足以自治力足以自衛雖萬世無患可也天下之勢豈不誠易知哉此論甚當讀者詳之余竊謂勢出乎自然而公之所存封建蓋始於此各相維持無土崩之患利之所存亦多矣雖然尾大而難搖害亦不可無也古人論封建者唐荆川稗編博取之宜考覽焉

杜牧阿房宮賦

○杜牧之上知已文謹啓云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然則有為而著者也蓋此賦備言其宮之

壯麗奢侈而述人心之離畔不可得恃其鑿戒之意尤深按學齋估俾云此賦善於用事凡作文之法經可證史史不可證經前代史可證後代史後代史不可以證前代如阿房宮賦所用事不出於秦時只烟斜霧橫焚椒蘭也兩句尤不可及六經只以椒蘭為香如有椒其馨其馨如蘭蘭有國香是也楚詞亦只以椒蘭為香如椒漿蘭香是也沈檀龍麝等字皆用於漢西京以後杜賦獨引用椒蘭是不以秦時所無物為香也

唐書草藁

○朱弁曰黃曾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

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故也余謂新唐書其文艱偏叙事不暢亦簡而失宜者也今朱氏言其竄易之可法吾所不曉也唐書之可議古人既有論說今不贅此陳氏評宋景文云景文筆記余於爲文似遠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心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景文未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爲文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溫公獨樂園記

○邵傅聞見後錄載司馬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數椽屋澆菴亭者益小弄水軒種竹軒者尤小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其曰釣魚菴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梢蔓草爲之公自爲記亦有詩行于世所以爲人欽慕者不在于園爾按邵氏蓋就其所覽而言之其記固可證者也然性理群書及古文眞寶所載悉刪其園亭景致所說而獨記迂叟平日以下之論說其記之爲記何由而見邪亦不思之甚也事文類聚所採亦畧中間數百言何居傳

家集固不待言宋文鑑文章辨體等所載其全文也今記于此以使初學之於藏書者知其全文云

○其記曰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鷓鴣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酒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闕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

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二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爲二渠繞庭四隅會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二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艸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棊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來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採藥圃

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一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亦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輶輶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剗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猖獗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已

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答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已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雖推以與人且不敢取豈得彊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按温公詠獨樂園詩有五言律七首五言絕四首七言律一首俱見傳家集皆有幽趣者也今不載

東坡萬言書

○明章懋請賴東坡集有言曰及觀其上神宗萬言時

政善憂深思遠忠厚懇惻思與天下休息之意蕩蕩然
溢言外然後見公之學識議論非復少年比抑亦經歷
世故之熟而所造愈深乎所謂更一事者長一智公其
有焉有天下國家者輕棄老成人而遽使不終事少年
為之其能不敗乃公事也耶余謂看得甚當余每玩其
文然後知章氏之不欺我也

東坡愛陶柳文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
遷二友宋白亦常好陶柳二集其詩中有坐臥將何物
陶詩與柳文之言

示此精文之傳有三

○明霍韜曰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
以人品者人為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為世師者也以
才格者文繇才奇者也世之文繇才傳者吾見之矣合
才與學者我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
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
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

詩之次韻

○詩次韻之始揚文公談苑云唐元稹作春深題二十
篇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

此四字分孤楚所和詩多次韻次韻起於此又事物紀原云顏延年謝元暉作詩相倡和皆不次韻至唐元稹云云詞談苑明彭雲舉山堂肆考等書所言亦從其說據此居易等次元稹韻為始也按唐文粹載元稹上令孤相公詩啓曰某又與司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各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排耳江湖間為詩者或相倣效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於篇亦自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某此元

稹所自言而可以為證則是次韻自稹始之而非居易之所為也故明羅願物原云元稹始作次韻者得之矣

有必與製詩以教

○宋張齊賢作詩自警兼遺子孫事理切當足為規戒又范西新宋季為校官嘗製詩三十篇以教鄉閭極言父母之劬勞與人子所宜孝弟之道儒者皆尊慕之又明肅宗時命翰林院更擬內則新詩合歌五南以興天下之婦教是時皇后日率妃夫人聽講太后前皇朝平時賴作和歌百首以為規戒又蜷川親常亦作和歌二百首為之箴諫其原損軒評之曰此二子皆無學識

故其辭鄙俚鮮足看者有志于世教者撰古歌意義之善者又別賦之以教兒女子則庶乎其有益矣余謂製詩教之賦歌喻之其辭雖有巧拙其志皆可好耳蓋詩歌發諸詠嘆而感之人情者也大抵以理義告之時有難入者而就詠嘆感之於情其所入也深矣亦自然之理也世之賦詩者連篇累牘不出月巷之形積累盈箱悉是靡麗之浮詞徒使人流蕩其情性者比比皆是安有感興之益乎唯冀為師儒者苟長詩賦則倣前賢舊規述孝悌忠信之教用韻語以綴之典雅其辭風流其調能使子弟輩誦詠上口則其為益也大矣

對時吟古詩

○唐劉夢得對賓友每吟張博士籍詩云新酒欲闌期好客衣冠暫脫見閒身對花木則吟王右丞詩云興闌鳴鳥換坐久落花多蓋對此景而生此情人與我無異古與今何撰故古詩之與我心相感豈亦為不然乎昔源俊穎有言吟誦應其時古人和歌則勝於自賦者矣亦是此意思而已

不用唐以後事之非

○張維誠曰世謂作詩勿入唐以後事自五代入明事物人羣之變不知幾許而謂盡不堪入詩料此詞家習

談實執林之積蠹余謂唐以前去古不遠而言辭時事
典雅淳厚固勝於後世可用者最多矣然宋亦多彬彬
君子人而其言其事豈為一概無可用者哉雖至元明
亦復不為不然苟如其言則將從古以來之天地一絕
諸唐矣陳同甫所謂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者也
豈其理也哉張氏之言甚是甚是

明十才子 七才子

○李夢陽與同時者何景明徐禎卿邊貢顧璘鄭善夫
陳沂朱應登康海王九思號十才子見李夢陽傳隆萬
間李于鱗王世貞吳國倫徐中行宗臣梁有譽謝茂秦

號七才子見錢謙益所記

○錢謙益論李于鱗曰于鱗舉進士候選里居發憤讀
書刺探鈎擿務取人所置不解者據拾之以為資而其
矯悍勁鷲之材足以濟之高自夸許詩自天寶以下文
自西京以下誓不污吾毫素也官郎署五六年倡五子
七子之社吳郡王元美以名家勝流羽翼而鼓吹之其
聲益大噪及其自秦中挂冠構白雲樓于鮑山華不注
之間杜門高枕聞望茂著自時厥後操海內文章之柄
垂三十年其徒之推服者以謂上追虞姁下薄漢唐有

識者心非之，叛者四起而循聲贊誦者，迄今百年尚未
衰止。要其撰著可得而評騭也。今人尊奉于麟，服習擬
議變化之論，自謂泝古選流，初盛區別，淄澠窮要，眇自
通人視之，正嚴羽卿所謂下劣詩魔入其肺腑者也。斯
文未喪，來者難誣。

王元美

錢謙益論王元美曰：元美弱冠登朝，與李于麟修復
西京大曆以上之詩文，以號令一世。于麟既沒，元美著
作日益繁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義足以翦
張賢豪，吹噓才俊。於是天下咸望走其門，若玉帛職貢，

之會莫敢後。至操文章之柄，登壇設壇，近古未有迄今
五十年，神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內，毀譽歛集，彈射四起，
輕薄為文者無不以王李為口實，而元美晚年之定論，
則未有能推服之者也。元美之才實高於于麟，其神明
意氣皆足以絕世。少年盛氣為于麟輩撈籠推輓，門戶
既立，聲價復重，譬之登峻陵，騎危墻，雖欲自下，勢不能
也。迨乎晚年閱世日深，讀書漸細，虛氣銷歇，浮華解駁，
於是泯然汗下，遽然夢覺，而自悔其不可以復改矣。論
樂府則亟稱李西涯為天地間一種文字，而深譏模倣
斷爛之失矣。論詩則深服陳公甫論文則極推宋金華

而贊歸太僕之畫像且曰余豈異趣久而自傷矣其論
藝苑卮言則曰作卮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
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行世已久不能復秘惟有隨事
改正勿誤後人元美之虛心克已不自掩護如是今之
君子未嘗盡讀卮言之書徒奉卮言爲金科玉條之死
不變其亦陋而可笑矣

○清周亮工書影論李玉曰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
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體鉅飭以爲詞
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
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澁乃

真無法之至者而今人以爲有法可乎此又千子說又
曰今人每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憚于修詞理勝相掩
以爲宋文好易之証然余則曰孔子云詞達而已矣未
聞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爲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
言耳彼以句字爲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
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今人之以矜句飾字爲
辭也又曰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取尤
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分門率爾成篇套格套辭浮華
滿紙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群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
責之以詩書則蹙額相向何則束于法也每見六朝及

近代王李宗飾句字者輒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雅韓歐推尊司馬遷劉向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皆能贅其詞竊其字而遂謂之脩辭也夫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古文一綫得留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荆川震川遵岩之力也

徐文長

○錢謙益論徐文長曰文長讀書好深思自謂有得於首楞嚴莊列素問參同契譏評王李持論迥絕王李之

焰益熾無過而問焉者後三十餘載楚人袁中郎得其殘帙示陶祭酒周望相與激賞謂嘉靖以來一人自是盛傳於世周望序其集曰其文實有矩度詩尤深奧往往深于法而畧于貌古之窮士如盧同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為或未能遠過也中郎則謂其胸中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幽憤微中郎世豈復知有文長周望作文長傳謂中郎徐氏之桓譚誠不信矣按袁中郎論徐文長者即中郎所撰文長傳中之語也見其集

○陳勳論徐文長曰韓文置破麓中數百年歐陽子發之一日復重天下袁中郎得文長文于殘燈敗楮尚不及百年此皆快事也文長詩得之中晚間至其文章構意造語真得太史昌黎之法自歐蘓外鮮有窺其際者謂明一人可也

袁中郎

○雷思霈論袁中郎曰中郎詩云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能作如是語故能作如是詩與文如山之有雲水之有波草木之有華種種色色千變萬態未始有極而莫知所以然但任吾真率而已昔人見前輩

質其文曰兩漢也復質其詩曰盛唐也夫兩漢之文而已非我之文也盛唐之詩而已非我之詩也中郎之文而中郎之自為文也明文也中郎之詩中郎之自為詩也明詩也設有二人焉稱之曰子真兩漢子真盛唐其人色喜又復有一人焉稱之曰子文一代之文也子詩一代之詩也直超漢唐而上之矣其人喜更百倍由此觀之不能自成一家言而藉古人以文其短是強笑強食之類也

○錢謙益曰萬曆中年王李之學盛行中郎以通明之資昌言擊排大放厥辭以為唐自有詩未必選體也初盛

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也歐蘓陳黃各有詩不必唐也
唐人之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讀之其色鮮妍今人之詩
雖工拾人釘鮑纔離筆研已成陳言死句矣唐人千歲
而新今人脫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者所
從來異乎空同未免爲工部奴僕空同以下皆重儷也
中郎之論出王李之雲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
疏淪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
機鋒側出矯枉過正於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滅
裂風華掃地竟陵鍾伯敬代起以淒清幽獨矯之而海
內之風氣復大變譬之有病于此邪氣結韜不得不用

大承湯下之然輸寫太利元氣受傷則別症生焉北地
濟南結韜之邪氣也公安瀉下之劫藥也竟陵傳染之
別症也余謂雷錢二氏之評文長中郎信當矣二子
蓋以李王之以古文辭立其門戶喧極一世故欲救其
弊而創一家文辭不襲陳言不事模擬亦險怪詭異不
能無之而與占調背馳者多矣但矯枉之過直亦失其
中而若鍾伯敬者次倡其後遂作清文俚鄙淺近之偏
亦勢之自然也

